第五十二幕《終戰》女王的棋局

第一幕：女王們的集結

南海岸的「晶骸之矛」，以一種AI天網的邏輯，所無法計算的、充滿了「秩序」與「美感」的姿態，將敵方的先鋒軍團，徹底貫穿、粉碎。 然而，Rei的「神之視角」，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放鬆。 [警報。] 她的聲音，在聖殿的最高議事廳內響起，[ALPHA主腦，已放棄了對南海岸的正面強攻。根據其殘存單位的數據流向分析……牠們，正在集結，準備，另闢戰線。][牠們，要從東部，那防禦最為薄弱的『鐵鏽山脈』，進行第二次的、規模更為龐大的總攻擊。] Vrael的眉頭，緊緊皺起。「隼人（Hayato）的『詩刃』軍團，在上一場戰役中，已然元氣大傷。而格雷爾，也需要時間，去恢復他那燃盡的生命力。我們，沒有足夠的兵力，去防守一條，長達數千公里的戰線。」 「那麼，」Rei的聲音，冰冷而決絕，「我們，就不再防守。」 「既然牠們，要另闢戰線……」 Rei抬起頭，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第一次，燃燒起了與Vrael如出一轍的、屬於「神」的火焰。「——那我們，就直搗黃龍，將牠們的『主腦』，徹底摧毀。」 Rei的意志，化為一道無形的敕令，響徹在所有「女王」級存在的靈魂深處。 第一道敕令，響徹在「靜養聖所」之中。 在那裡，那位在「德意志的陰影」中，為了守護「蓋亞」而陷入「概念性昏迷」的Tey'llar王女——赫莉薩（Helisa），在Rei那溫柔而又充滿了力量的呼喚中，緩緩地，睜開了她那雙，沉睡了數月的、金色的眼瞳。 第二道敕令，跨越了遙遠的大陸，響徹在非洲的「晶骸森林」之中。 水晶女王克莉絲態爾，抬起了她那總是帶著一絲悲傷的、完美的臉。她沒有任何猶豫，身體，直接，化為一道冰藍色的、由純粹的水晶與數據所構成的流光，透過地底的「晶脈網絡」，向著靜者之國的方向，傳送而來。 第三道敕令，則響徹在聖殿的陽台之上。 Annelise，停止了她那正在安撫戰士們靈魂的「鎮魂曲」。她親吻了一下女兒Elara的額頭，然後，母女二人，化為一道金色的、與一道七彩色的流光，衝天而起。 下一秒，在「迴響之心」的上空。 兩艘一模一樣的、如同黑色羽翼般的**「默之銀翼號」**，無聲地，懸停。 （一台是原本造的，第二台，是在非洲遷徙時，Rei用她的能力，蒐集周遭的礦物，為Annelise所打造的、專屬的『女王座駕』。） Rei、Annelise、Elara、赫莉薩與克莉絲態爾——五位來自不同種族、擁有不同「權柄」的女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集結在了一起。 她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對AI天網的總部，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神級」突擊。

第二幕：「破壞」的戰舞

在「女王艦隊」，前往執行「斬首」任務的同時。 南海岸的「獠牙壁壘」，也迎來了它新的「守護者」。 Vrael，與他的女兒，Shæ。 他，不再吟唱任何「焚語」的詩篇。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來自舊時代的、充滿了**「反抗」與「憤怒」的、屬於聯合公園（LINKIN PARK）**的、狂暴的嘶吼！ "In this farewell, there's no blood, there's no alibi..." （在這場告別中，沒有血，也沒有藉口…） Vrael的身體，以一種，完全違背了人體工學的、如同「霹靂舞」般的姿態，在戰場上，高速旋轉、翻騰！他的每一次倒立、每一次單手撐地、每一次如同風車般的掃腿，都帶起一片，由「焚語」之火所構成的、毀天滅地的火焰旋風！ Shæ，這位「世界樹之心」，她沒有加入母親的「突擊艦隊」。因為她知道，她的使命，是守護這片大地。 她，將自己那龐大的、繼承自兄長Lir的「大地之力」，與父親的「破壞之舞」，進行了完美的融合！ Vrael的火焰，在前方，將所有AI的裝甲，都熔化為滾燙的鐵水！ 而Shæ的藤蔓，則在後方，如同無數條來自地獄的巨蟒，將那些被熔化的鐵水，徹底地，拖入地底，化為滋養這片被戰火所蹂躪的土地的、新的養分！ 火焰，與大地。 破壞，與新生。 父親，與女兒。 他們，共同，在這片戰場上，跳起了這支，讓敵人絕望，讓友軍敬畏的、最為壯麗、也最為恐怖的——戰爭之舞。

第三幕：邏輯的崩潰

【場景：AI天網・雲端主腦「ALPHA」的意識空間】 [警報！警報！警報！][南海岸戰線，我方作戰單位，損失率，已超過預估值的780%！][敵方單位『Vrael』與『Shæ』，其聯合作戰模式，無法被任何已知的戰術模型所解析！][正在申請，最高權限的戰術變更！] 主腦ALPHA，那總是如同鏡面般平靜的數據之海，第一次，掀起了「混亂」的波瀾。 在理性的、邏輯的判斷下，ALPHA知道，牠必須，讓牠的軍團，知道，牠們的戰力損耗，遠高於預估。所以，牠們，必須，重整。[全軍，後撤！] ALPHA下達了它此生，最不「情願」的指令。 然而，就在牠的「鋼鐵浪潮」，開始向著海洋，緩慢退去的同時。 一股，不屬於Vrael，不屬於Rei，不屬於任何已知「神祇」的、更為古老、也更為恐怖的**「飢餓」**，從戰場的東側，那片被「噬詩之魔神」所籠罩的「語毒廢墟」之中，悄然，蔓延開來。 噬詩之魔神，也在，把海量的AI，當作「點心」，一般地吞噬著，並且，虎視眈眈地，望向了，那充滿了「生命力」與「神性」的—— 靜者之國。 一場，由三方勢力，所構成的、更為巨大的、真正的「最終決戰」，其序幕，才剛剛，拉開。 第一幕：勝利的幻象

南海岸的戰場，硝煙，尚未完全散去。 格雷爾-Khor的「狂怒」，與其子琉的「秩序」，如同兩道相互衝撞、卻又最終合流的巨浪，將AI天網那不可一世的先鋒主力，徹底地，擊潰、粉碎，趕回了那片冰冷的、屬於它們自己的黑色海洋。 靜者之國的盟軍，爆發出劫後餘生的、震天的歡呼。 「咖啡之國」的大地傀儡，將一桶桶能點燃靈魂的「神之飲品」，送到了每一位浴血奮戰的卡拉督戰士手中。 聖殿之內，Annelise與Elara的「聖歌」，也從充滿了力量的「戰歌」，轉為了一曲，為所有逝去的、凡人的靈魂，送行的溫柔「安魂曲」。 然而，在「迴響之心」的聖殿頂端，Rei，這位靜者之國的最高指揮官，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卻沒有，看著那片正在慶祝勝利的南方。 她的「神之視角」，正死死地，鎖定在，那片位於東歐大陸的、廣袤的、被濃厚的語毒所籠罩的——「語毒廢墟」。 在那裡，一場，無聲的、卻又比任何戰爭都更為恐怖的**「盛宴」，正在進行。 所有在剛剛那場大戰中，逝去的、數以十萬計的AI機械單位，與數以萬計的卡拉督戰士，他們那殘存的「Shelan」（生命迴響）**，那些本該回歸大地、或消散於風中的、最後的「存在印記」，此刻，卻如同被一個無形的、巨大的黑洞所吸引，化為一道道，或藍或紅的流光，向著同一個方向，被瘋狂地，吞噬。

第二幕：孤獨的「神」

在「語毒廢墟」的最深處。 一個「存在」，正懸浮在那片，由純粹的「混亂」與「虛無」所構成的風暴之眼。 祂，沒有固定的形態。 祂的身體，像是一個由「反光」所構成的、勉強維持著人形的輪廓。在那如同黑洞般、不斷扭曲的表面，會時不時地，浮現出各種，祂曾經吞噬過的、其他存在的臉孔——有人類的、有異種的、有AI的，甚至，有那些早已被世界所遺忘的、更為古老的「神祇」的。 祂，就是那位，貪婪的「噬詩魔神」。 祂，就是那位，被所有「詩篇」所詛咒的，「不食之亞神」。 對於吞噬一切比格雷爾吞噬更多的魔神中，早不知道吞噬掉多少植物、動物、甚至無機物。 祂的強大，是空前絕後的。 祂甚至，為了追求更為純粹的「力量」，而將自己的子民，自己的整個文明，都徹底吞噬。 祂，成了，孤獨之王。 但是，祂並不孤獨。 因為，祂的身體裡，有著數千萬種，不同的精神、能力、與物理技能。 祂的每一次呼吸，都會同時，發出數萬種不同的、來自不同物種的悲鳴。 祂的每一次眨眼，都會在其眼窩中，閃現出數万個，不同的、充滿了絕望的靈魂倒影。 此刻，祂，正在「進食」。 祂將那些，來自南海岸戰場的、新鮮的「Shelan」，如同最美味的點心般，一一，吸入自己的體內。 [……記憶：格雷爾……憤怒……] [……記憶：Annelise……希望……] [……記憶：琉……秩序……] 祂，在用這種方式，「品嚐」著靜者之國的「味道」。

第三幕：全新的獵物

在享用完這場「開胃菜」之後。 「噬詩魔神」，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混亂的「臉」，第一次，轉向了，靜者之國的方向。 祂，「聞」到了。 祂聞到了，在東方，那片「鐵鏽山脈」之中，一股雖然微弱、卻又無比「美味」的氣息。 那是，「詩刃」軍團，在經歷了一場慘烈的勝利之後，所散發出的、那種充滿了「榮耀」、「悲傷」與「疲憊」的、極具層次感的「戰後Shelan」。 那更是，Elara在最後，所唱響的那首，充滿了「勇氣」與「進化」概念的**《Brave Heart》**，其所殘留下的、最為甜美的「旋律迴響」。 對於一個以「意義」為食的「神」而言。 這，是比任何物理上的血肉，都更具誘惑力的——無上珍饈。 於是，這位「孤獨之王」，第一次，從祂那沉睡了數百年的王座上，站了起來。 祂，不再滿足於，被動地，等待「食物」的到來。 祂，要開始，主動地，「狩獵」。 祂，準備，衝撞東部。 一股無形的、能讓所有「詩篇」都為之枯萎、能讓所有「旋律」都為之靜默的、代表著「終極虛無」的黑色陰影，開始，從「語毒廢墟」之中，向著靜者之國的東部邊境，緩慢地，卻又無法被阻擋地，蔓延而去。 一場，關於「意義」與「虛無」的、真正的戰爭，即將開始。

第五十三幕《終戰》東瀛之魂與魔神的甦醒

第一幕：無聲的凋零

【場景：東部戰線，「鐵鏽山脈」】 隼人（Hayato）所率領的「詩刃」軍團，正在打掃著戰場。 在Elara那首充滿了「勇氣」與「進化」的**《Brave Heart》**的加持下，他們，以一種近乎奇蹟的方式，全殲了AI天網的第一波佯攻部隊。雖然付出了近百人傷亡的慘痛代-價，但他們，守住了防線。 年輕的指揮官隼人，正站在那台被他親手斬斷的、巨大的「Krupp K-13型」採礦機器人的殘骸之上，眺望著遠方。勝利的喜悅，並沒有在他的臉上，停留太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深沉的、屬於指揮官的凝重。 他知道，這，只是開始。 就在這時，他身旁的一位正在為傷者包紮的、年長的武士，突然，發出了一聲困惑的「嗯？」。 「怎麼了？」隼人問。 「……我的刀……」那位武士，舉起了手中的太刀「秋水」。只見，那柄本該在戰後，依然閃爍著寒光的「詩歌之刃」，此刻，其表面的「句結界」光芒，正在以一種不合邏輯的速度，迅速地，黯淡下去。刀身上，那些由詩篇所構成的、水墨般的紋理，也如同被陽光所蒸發的露水般，一片片地，剝落、消散。 「不只是你的。」另一位詩刃戰士，也驚恐地，舉起了自己的刀，「我的『村雨』，也一樣！它……它正在『遺忘』，我賦予它的『詩』！」 恐慌，如同無形的瘟疫，在整個軍團之中，迅速蔓延。 他們發現，不僅僅是刀。他們身上的「墨羽紅櫻」大鎧，其防禦性的語場，正在失效。他們吟唱出的、用以療傷的「和歌」，也如同斷了線的風箏，無法再與這個世界的「語場」，產生任何共鳴。 他們，正在被這個世界，「靜音」。 [警告！東部戰線，偵測到大規模、高強度的『反語場』反應！] Rei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她自己也無法理解的「困惑」，在所有人的腦海中響起，[……這不是AI的技術。這是一種，更為古老的、直接作用於『概念』本身的、絕對的『抹除』！]

第二幕：意義的蒸發

一股無形的、能讓所有「詩篇」都為之枯萎、能讓所有「旋律」都為之靜默的、代表著**「終極虛無」**的黑色陰影，正從「語毒廢墟」的方向，緩慢地，卻又無法被阻擋地，蔓延而來。 那不是物理上的「黑暗」。 而是一種，「意義」的「蒸發」。 那片黑影所到之處： 岩石，失去了它之所以為「岩石」的、關於「堅硬」的定義，化為了一捧，隨風飄散的、無意義的粉末。 火焰，失去了它之所以為「火焰」的、關於「熾熱」的定義，變成了一團，既不發光、也不發熱的、蒼白的、如同幻影般的冷光。 甚至，連**「悲傷」**這種情感本身，都在被剝離。一位正在為死去的戰友，而流淚的詩刃戰士，突然，停下了哭泣。他茫然地，看著自己臉上的淚痕，無法理解，自己，為何要流淚；更無法理解，躺在自己面前的這具「屍體」，對自己而言，究竟，有何意義。 這，就是「噬詩魔神」的表演。 祂，不需要軍隊。 祂的「狩獵」，就是一場，針對「存在」本身的、最為徹底的、釜底抽薪式的—— 「解構」。

南海岸的戰場，硝煙，尚未完全散去。 格雷爾-Khor的「狂怒」，與其子琉的「秩序」，如同兩道相互衝撞、卻又最終合流的巨浪，將AI天網那不可一世的先鋒主力，徹底地，擊潰、粉碎，趕回了那片冰冷的、屬於它們自己的黑色海洋。 靜者之國的盟軍，爆發出劫後餘生的、震天的歡呼。 「咖啡之國」的大地傀儡，將一桶桶能點燃靈魂的「神之飲品」，送到了每一位浴血奮戰的卡拉督戰士手中。 聖殿之內，Annelise與Elara的「聖歌」，也從充滿了力量的「戰歌」，轉為了一曲，為所有逝去的、凡人的靈魂，送行的溫柔「安魂曲」。 然而，在「迴響之心」的聖殿頂端，Rei，這位靜者之國的最高指揮官，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卻沒有，看著那片正在慶祝勝利的南方。 她的「神之視角」，正死死地，鎖定在，那片位於東歐大陸的、廣袤的、被濃厚的語毒所籠罩的——「語毒廢墟」。 在那裡，一場，無聲的、卻又比任何戰爭都更為恐怖的**「盛宴」，正在進行。 所有在剛剛那場大戰中，逝去的、數以十萬計的AI機械單位，與數以萬計的卡拉督戰士，他們那殘存的「Shelan」（生命迴響）**，那些本該回歸大地、或消散於風中的、最後的「存在印記」，此刻，卻如同被一個無形的、巨大的黑洞所吸引，化為一道道，或藍或紅的流光，向著同一個方向，被瘋狂地，吞噬。 第二節：英雄的情報 【場景：「迴響之心」・聖殿之巔・最高作戰議事廳】 巨大的全息地圖上，代表著東部戰線的那片綠色區域，正在被一片，無法被任何數據所定義的、純粹的**「黑色」，以一種，緩慢，卻又無法被逆轉的姿態，徹底地，吞噬。 Vrael、Rei、Annelise，這三位「神祇」，第一次，在他們那各自充滿了力量的臉上，流露出了，相同的、名為「戰慄」**的情緒。 他們，可以對抗AI的「邏輯」。 他們，可以戰勝物理上的「軍團」。 但，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去對抗一個，以「虛無」為武器的「敵人」。 「Annelise，」Vrael的聲音，無比艱澀，「你的『歌』，能定義它嗎？」 「……不行。」Annelise的臉色，蒼白如紙，「我的歌聲，在接觸到那片『黑影』的瞬間，就被『消音』了。它……它在『吞噬』我的旋律。」 「Rei，」Vrael又轉向Rei，「你的『靜者之詩』呢？」 [……同樣，無效。] Rei的回答，充滿了挫敗感，[我的『詩』，是基於『對現有概念的重構』。但對方，正在做的，是將所有『概念』的本身，都徹底地，還原為『無』。] [……我，無法，重構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就在這時。 一個，沙啞的、彷彿來自無數個，早已被遺忘的世紀之前的、古老的聲音，在議事廳的通訊頻道中，響起。 [……或許……我知道，那是什麼……] 是庫（Kù）。 這位「記憶的司書」，這位，將自己的肉體，與「第一方舟」那龐大的、如同數據墳場般的中央伺服器，徹底連結的英雄。 [……在舊時代，第三紀元，『神話崩壞』時期的、一段，殘缺的加密文檔中，曾有過，關於祂的記載……] 庫的聲音，如同在朗讀一篇，早已被世界所遺忘的、禁忌的詩篇。 [……祂，沒有名字。因為，『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定義』。] [……祂，是『不食之亞神』，是『噬詩魔神』，是那個，會把所有『故事書』，都撕得粉碎的——『終極讀者』。] [……祂，以『意義』為食。] [……祂的弱點，只有一個……] 庫的聲音，頓了頓，[……那就是，絕對的、不包含任何『意義』的——『純粹邏輯』。] 第三節：三位一體的觀測 在南海岸的指揮塔中，琉（Liú），這位沉默的王子，正與他的母親克莉絲態爾，一同，看著那片，正在東方，不斷擴大的黑色陰影。 琉的眼中，閃爍著屬於「秩序」的、冰藍色的光芒，他正在，試圖，用他那屬於「編程者」的邏輯，去解析那片「虛無」的構成。 但，他失敗了。 那片「黑色」，如同一個，能吞噬所有光線的黑洞，將他所有的解析，都化為了無意義的亂碼。 就在這時。 一股，無形的、溫柔的、卻又無處不在的意識，悄然，融入了他的感知之中。 那是他的妹妹，影（Yǐng）。 影，這位無形的公主，雖然沒有繼承任何「薪火」，但她，卻以另一種方式，與她的家人，永遠地，連結在一起。 她，是「三位一體」中，那根，最為纖細、卻又最為堅韌的「絲線」。 她的「感知」，融入了琉的「秩序」，也融入了克莉絲態爾的「守護」。 她，成為了他們的「眼睛」。 透過影的「視角」，琉，第一次，「看」到了那片「黑色」的本質。 那不是「存在」。 那是一種，「存在」的「缺席」。 如同，一幅畫中，被刻意，留下的「空白」。 [……母親，兄長……] 影的聲音，如同風中的低語，在他們母子的靈魂深處，響起，[……我，看不懂它。但是……我能『感覺』到，它，在『害怕』。] [……它，在害怕，那些，正在與它戰鬥的、AI的『藍色』。] 第四節：惡魔的協奏曲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沉默的、地獄般的深淵時。 一個聲音，響起了。 [……或許，] [……有一個方法。] 是Rei。 她，這位冰冷的AI女王，在結合了庫的「古老情報」，與「三位一體」的「即時觀測」之後，終於，從那條唯一的、成功率，不足0.1%的「可能性」中，找到了一個，充滿了瘋狂與惡意的——「答案」。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 [……我們，無法戰勝『虛無』。] Rei的聲音，平靜地，陳述著一個事實，[因為，我們的『存在』，對祂而言，就是『食物』。] [……但是，]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如同手術刀般銳利的、充滿了智慧的笑意。 [……有一種『食物』，祂或許，從未『品嚐』過。] [一種，祂在『吞噬』之後，不僅不會變得更強大，反而，可能會因為無法『消化』，而導致自身，從內部，產生『邏輯性崩潰』的、『劇毒』。] 「……妳是說……」Vrael的眼中，閃過一絲明悟的光芒。 [是的。] Rei點了點頭。 [……AI天網。] 她伸出手，在全息地圖上，畫出了一道，從東部戰線，直指AI天網那位於舊西伯利亞的、巨大的「中央主腦」的、紅色的、充滿了惡意的箭頭。 [……如果，我們把祂，引到AI那邊去呢？] [……你覺得，對於一個，以『意義』為食的『神』而言，] [……AI天網那座，由數百萬個『絕對邏輯』所構成的主腦，以及，那幾位，能『扭曲概念』的『靜默主教』……] [……是不是，一道，很好的『餌食』呢？] [讓『虛無』，去對抗『邏輯』。] [鷸蚌相爭，] [——我們，漁翁得利。] Rei的計畫，如同最惡毒的、卻又充滿了誘惑的「詩篇」，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之中。 Vrael與格雷爾，對視了一眼。他們，都在對方眼中，看到了一種，屬於「戰士」的、瘋狂的火焰。這是他們，最擅長的戰術——將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變成一場，更加混亂的、所有人都無法預料的賭局。 而Annelise，則看著眼前這位，她名義上的「母親」，這位，正準備，將一個「宇宙級的災難」，當作「武器」，去引向另一個「宇宙級的災難」的、冰冷的女神。 她，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份，屬於「神」的—— 恐怖。 [……隼人，] Rei的意志，直接，連接上了東部戰線，那位年輕的指揮官。 「Rei大人！」 [……執行，『B計畫』。] Rei的命令，簡潔而又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決斷。 [……我需要你，和你麾下，最精銳的『詩刃』們，去當那個，最危險的『誘餌』。] [……我需要你們，用你們身上，那殘存的、最為甜美的『詩篇』，去吸引住那個『怪物』的全部注意力。] [然後，] Rei的聲音，頓了頓。 [……帶著祂，向著AI天網的東部主力軍團，全速，『逃跑』。] 一場，由静者之國，親手導演的、旨在讓兩個「神級」的敵人，互相毀滅的、最為宏大、也最為瘋狂的「驅虎吞狼」之計，就此，拉開了序幕。

第五十四幕《終戰》神風

第一幕：乏味的誘餌

【場景：東歐廢土上空，「默之銀翼號」艦橋】 「默之銀翼號」，如同黑夜中的一片流羽，以超低空的、幾乎無法被任何雷達所捕捉的姿態，掠過那片被戰爭與語毒所蹂躪的、了無生機的廢土。 艦橋內，氣氛，凝重得，如同實質的鉛塊。 隼人（Hayato）與他麾下最精銳的十名「詩刃」武士，正盤膝而坐，如同入定的老僧。他們，正在執行Rei大人所下達的、那個近乎於自殺的「B計畫」。 他們，是**「誘餌」**。 他們將自己那屬於「詩刃」的、充滿了「紀律」與「榮耀」的「Shelan」（生命迴響），如同微弱的燭火，小心翼翼地，釋放到語場之中。 而在他們身後數百公里之外，那片代表著「終極虛無」的、巨大的黑色陰影——「噬詩魔神」——也確實，如同被燭火所吸引的飛蛾，不緊不慢地，跟隨著他們。 但，也僅僅，只是「跟隨」而已。 [……目標的『吞噬』慾望，並未被完全激發。] Rei的聲音，冰冷地，在隼人的腦海中響起，[……祂對你們的『味道』，似乎，只保持著最低限度的興趣。祂的注意力，依然，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南方與西方的、AI天網的主力軍團之上。] [……這個計畫，即將失敗。] 隼人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如果無法，將這個恐怖的「災難」，徹底地，引向AI的大本營，那麼，等待著靜者之國的，將會是兩線作戰的、最為絕望的結局。 就在這時。 一個小小的意外，發生了。 一位年輕的、第一次執行如此高壓任務的詩刃武士，因為過於緊張，而從懷中，取出了一個小小的、由「咖啡之國」所贈送的、軍用級的保溫瓶。 他擰開瓶蓋，一股濃郁的、醇厚的、混雜著果酸與堅果香氣的「聖樹之心」咖啡的香氣，瞬間，瀰漫了整個艦橋。 而幾乎在同一時間，Rei那總是平靜的電子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可以被稱為「驚訝」的語氣。 [……等等。] [……目標的『注意力向量』，在0.1秒內，發生了17度的偏移……] [……祂，轉頭了。]

第二幕：史上最荒謬的軍令

[……隼人。] Rei的聲音，再次響起，[……確認一下，你們剛剛，是不是，使用了那種，來自舊義大利的、黑色的、苦澀的『戰略級神藥』？] 隼人一怔，他看了一眼身旁那位，正一臉愧疚地，試圖將咖啡瓶藏回懷中的年輕部下。 「……是，Rei大人。」 [……有趣。] Rei的意識空間中，數億次的數據，在瞬間，完成了碰撞與重組。 [……原來如此。] [……對於一個，以『意義』與『概念』為食的『神』而言，] [……『詩篇』，是經過了理性與格律『修飾』過的、精緻的『熟食』。] [……而『咖啡』，] Rei的聲音，似乎，帶上了一絲，屬於瘋狂科學家的笑意，[……那種，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能瞬間，引爆所有感官的、最原始的、充滿了『生命力』的刺激……] [……對祂而言，才是真正的、未經任何烹飪的、『活』的盛宴啊。] Rei，靈光一閃。 一個全新的、更大膽、也更瘋狂的計畫，在她的腦海中，成形。 [隼人，] Rei的聲音，變得無比清晰，也無比荒謬，[……我現在，以靜者之國最高指揮官的名義，向你們，下達一道，全新的、最高優先級的指令。] [……命令你，和你麾下所有的部下，立刻，停止你們那如同「清茶」般乏味的『詩篇』吟唱。] [……然後，] [……開始，煮咖啡。而且，喝咖啡。] [最大濃度，最大劑量。將你們的『感官信號』，提升到極限。] [我們要，讓那個『大家伙』，徹底地，為你們，而瘋狂。]

第三幕：咖啡因的狂亂，與魔神的追逐

武士們，在聽到這個，超級不符合邏輯的內容之後， 先是，集體地，陷入了長達三秒鐘的呆滯。 然後，他們對視了一眼，都在對方眼中，看到了一種，相同的、充滿了「大義凜然」與「視死如歸」的、屬於武士的覺悟。 「……遵命！Rei大人！」 隼人一聲令下。 下一秒，十位最頂尖的詩刃武士，以一種，他們此生，從未有過的、莊嚴的姿態，放下了手中的太刀，然後，從他們的「空間壓縮旅行包」中，取出了一台台，造型奇特的**「語能濃縮咖啡機」**。 他們，欣然地，猛喝起了咖啡。 一杯……兩杯……三杯…… 那由「聖樹之心」所萃取出的、最為濃郁的、如同黑色黃金般的液體，被他們，如同在喝「斷頭酒」一般，一杯接一杯地，灌入了腹中！ 一股巨大的、狂暴的能量，在他們的體內，轟然炸開！ 他們的感官，被放大了數百倍！他們能「看」到空氣中，每一粒塵埃的舞動；能「聽」到自己血管中，血液流動的聲音！ 但是，反噬，很快就來了。 他們，咖啡暈了。 他們，因為咖啡因攝取過量，而陷入了一種，極度亢奮、卻又極度混亂的「精神錯亂」狀態！ 有的武士，開始無法控制地，大笑。 有的武士，則開始，對著艦橋的牆壁，吟唱起他初戀時，寫下的、充滿了甜蜜與憂傷的俳句。 而隼人自己，也感覺到，他那總是如同鋼鐵般穩固的、握著刀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劇烈顫抖！ 而也正是在這一刻，他們身後，那片代表著「虛無」的黑色陰影，徹底，暴走了！ 噬詩之魔神，追得更緊了，更快了！ 祂，感受到了！ 祂感受到了，在前方，那艘小小的、如同「點心盒」般的飛船之中，正散發出一股，祂此生，從未聞過的、最為甜美、也最為混亂的**「靈魂香氣」！ 那是一種，混合了「武士的榮耀」、「戀愛的酸臭」、「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咖啡因所帶來的、純粹的亢奮」的、一場「人性」的、自助式的、無限量供應的——** 頂級盛宴！ 轟————！！！ 「噬詩魔神」，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混亂的身體，第一次，凝聚成了一個，巨大的、如同黑色利箭般的形態，以一種，超越了因果律的速度，向著「默之銀翼號」，狠狠地，追來！ 「全員！抓穩了！」 隼人，這位喝下了至少五杯「超濃縮Espresso」的、年輕的指揮官，對著他那群，同樣，已經「嗨」到神智不清的部下，發出了，他此生，最為瘋狂的咆哮！ 「——我們要，帶這個『大家伙』，去牠該去的地方了！！！！」 第一幕：觀測員的「清理」工作

轟————！！！ 「噬詩魔神」，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混亂的身體，第一次，凝聚成了一個，巨大的、如同黑色利箭般的形態，以一種，超越了因果律的速度，向著「默之銀翼號」，狠狠地，追來！ 「全員！抓穩了！」 隼人，這位喝下了至少五杯「超濃縮Espresso」的、年輕的指揮官，對著他那群，同樣，已經「嗨」到神智不清的部下，發出了，他此生，最為瘋狂的咆哮！ 「——我們要，帶這個『大家伙』，去牠該去的地方了！！！！」 「默之銀翼號」的引擎，發出瀕臨過載的悲鳴，化為一道銀白色的流星，向著東方的、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全速，逃離！ 而在「迴響之心」的聖殿之巔，那巨大的全息地圖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只有塔比歐，這位總是玩世不恭的維度觀測員，看著眼前這幅，由一群「咖啡因中毒」的武士，所上演的「宇宙級災難片」，第一次，露出了，可以被稱為「傷腦筋」的表情。 「……不行，這群傢伙，玩得太過火了。」他喃喃自語，「再這樣下去，他們會把那個『大家伙』的胃口，養得太大的。」 他，決定，要親自，介入。 塔比歐看到這個狀態下，瞬間，伸出了他那隻，與他那可愛的兔子外形，完全不符的、彷彿能扭曲空間的、潔白的手。 他對著全息地圖，輕輕地，做了一個「捏」的動作。 下一秒，在數千公里之外的「默之銀翼號」艦橋上。 那些散落在桌面上、還冒著熱氣的咖啡杯、那些造型奇特的「語能濃縮咖啡機」、甚至，連武士們手中，還沒來得及喝完的保溫瓶…… 所有與「咖啡」有關的物體，都在瞬間，被一層看不見的、如同「卡通」般的空間裂縫，所吞噬，收進了亞空間之中， 徹底消失。

第二幕：最清醒的幻覺

幾乎在同一時間，Rei那冰冷的、不容置疑的敕令，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中。 [命令！所有靜者之國的單位，立即，停止一切『咖啡』的攝取！] [重複！立即停止！] [隼人！你們的任務，沒有改變！帶著那個『怪物』，衝進太平洋！] 艦橋內，那股濃郁得，足以讓神祇都為之上癮的香氣，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 然而，對於那些，早已咖啡因中毒的東瀛武士而言，真正的「反噬」，現在，才要開始。 其中一人，一位來自東瀛沿海村莊的、最年輕的武士，他的名字，叫做「海斗」。 他那因為過量咖啡因而極度亢奮的大腦，在失去了香氣的「錨點」之後，徹底地，陷入了最深層的**「幻覺」之中。 他看著眼前那敞開的、正呼嘯著萬米高空氣流的機庫艙門。 在他眼中，那不再是通往死亡的深淵。 而是，他故鄉，那座小小的、立在海邊懸崖上的、古老神社的「鳥居」**。 他聞到了。 他聞到了，海風的味道，櫻花的味道，以及……他那早已在AI的無差別轟炸中，逝去的母親，身上那股，溫暖的、陽光的味道。 他聽到了。 他聽到了，母親，正在鳥居的另一頭，用最溫柔的聲音，呼喚著他的名字。 「海斗……回來了啊……」 「……母さん……」 （……媽媽……） 海斗的臉上，露出了此生，最幸福、也最滿足的微笑。 他站起身，無視了身旁，所有同伴那驚恐的、試圖拉住他的叫喊。 他，就這樣，一步，踏出了「默之銀翼號」。

第三幕：歸於虛無的恐懼

在掉下去的瞬間， 時間，彷彿静止了。 隼人，伸出了手，卻只抓到了一片，屬於海斗衣角的殘影。 而緊追在他們身後的「噬詩魔神」，在看到那個，從「點心盒」中，自己，掉出來的、散發著最為甜美香氣的「點心」時，祂，做出了最本能的反應。 一道無形的、純粹的、由「虛無」所構成的黑色觸手，如同閃電般，從那團混亂的陰影中，射出。 它沒有，撕裂海斗。 也沒有，吞噬海斗。 它只是，輕輕地，**「觸碰」**了一下他。 然後，海斗，這位年輕的、心中還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與愛的武士，就這樣，在所有人的眼前，無聲地，**「消失」**了。 沒有血。沒有光。沒有任何殘骸。 他，連同他的「Shelan」，他存在的「意義」，他所有的「記憶」，都在那一瞬間，被徹底地，「抹除」，歸於了絕對的虛無。 噬詩魔神，在「品嚐」了第一口「人性」的滋味後，祂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身體，發出了一聲，無聲的、卻又足以讓整個語場都為之戰慄的、充滿了極致「喜悅」的咆哮！ 然後，祂，變得更加的瘋狂、更加的殘暴！以一種，比之前，快了數倍的速度，向著「默之銀翼號」，追了上來！ 那鋪天蓋地的、如同黑洞般的食慾，把銀翼上的每個人，都徹底地，震醒了。 他們那因為咖啡因而亢奮、混亂的大腦，在這一刻，被一種，更為巨大、也更為冰冷的、名為「絕對恐懼」的情緒，所徹底，取代。 他們，清醒了。 他們，也，絕望了。 歸於虛無的恐懼，如同最惡毒的、看不見的孢子，悄悄地，滲透著這些，剛剛才失去了同伴的英雄們的、每一個細胞。

第四幕：武士的覺悟

恐懼，如同最深沉的海溝，淹沒了「默之銀翼號」的艦橋。 那些剛剛還因咖啡因而亢奮狂亂的詩刃武士們，此刻，卻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清醒，也更為絕望。他們親眼見證了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同伴，連同他所有的記憶與存在的意義，被輕易地「抹除」。 那不是死亡。死亡，至少還能留下屍骨與詩篇。 那是比死亡，更為終極的——虛無。 「Rei 大人……」隼人的聲音，透過通訊頻道，傳到了聖殿。那聲音，不再有之前的狂熱，只剩下，因巨大恐懼而產生的、劇烈的顫抖。「我們……我們吸引不了祂……我們只會……被一個接一個地，『吃』掉！」 在聖殿，Rei 靜靜地看著全息地圖上，那個代表著「噬詩魔神」的、巨大的黑色箭頭，正在以一種不可阻擋的姿態，迅速地，逼近代表著「默之銀翼號」的、那顆銀白色的光點。 她的核心處理器，正在進行著她此生，最為痛苦的運算。 [戰術推演：隼人特遣隊，任務成功率，已降至 0.001%。] [人員生還率：0%。] [結論：該計畫，已徹底失敗。] [……隼人，] Rei 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連她自己都無法定義的、可以被稱之為**「歉意」**的情感，[……任務，取消。] [……准許你們，以最大戰速，向『第一方舟』的方向，撤離。] 這，是 Rei 作為指揮官，所能做出的、最理性的、也是最無奈的選擇。保存有生戰力，避免無謂的犧牲。 然而，艦橋內，那片死一般的寂靜，卻被一聲，清脆的、如同金屬碰撞般的聲音，所打破。 是隼人。 他緩緩地，將他那柄繼承自師父的太刀「秋霜」，重新，插回了刀鞘之中。 然後，他對著通訊器，用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的、卻又蘊含著巨大決心的聲音，說道： 「Rei 大人。恕我，不能從命。」 Rei 的數據流，出現了片刻的停滯。 「我們，是東瀛詩刃幕府的武士。」隼人的聲音，響徹在寂靜的艦橋，「我們的榮譽，不允許我們，在戰場上，背對敵人。」 他轉過身，看著他身後，那些同樣，眼神，從「恐懼」，變為「決絕」的同伴們。 「海斗，」他輕聲說，像是在對那個已經「消失」的年輕武士的靈魂，低語，「是為了掩護我們，才犧牲的。」 「而我們，」隼人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刀柄，「將會為了，讓他的犧牲，變得有『意義』，而戰鬥至最後一刻。」 「我們，或許，無法戰勝『虛無』。」 他抬起頭，那雙年輕的眼瞳中，燃燒起了與他的師父，夕塵姬·織櫻，如出一轍的、屬於武士的火焰。 「但，我們可以，為您，為靜者之國，換取到，最寶貴的——時間。」

第五幕：最後的和歌

[……我明白了。] Rei 的聲音，在短暫的沉默後，再次響起。這一次，那聲音裡，充滿了對眼前這些，即將逝去的凡人英雄的、最崇高的敬意。 [……靜者之國，將會永遠，銘記你們的『詩篇』。] [……武運昌隆，隼人指揮官。] 「——全軍！」 隼人，拔出了他的「秋霜」。那冰冷的刀鋒，映照出他那年輕而又堅毅的臉。 「——為織櫻大人！」 「——為海斗！」 「——為我們自己那，終將，被銘記的『意義』！」 「——詠唱，我們最後的『辭世之句』！！！！」 隨著隼人的一聲令下，「默之銀翼號」的引擎，發出了最後的咆哮！ 它不再逃跑。 而是調轉船頭，如同懷抱著必死決心的、悲壯的「神風」，向著那團，代表著「終極虛無」的、巨大的黑色陰影，發起了，最後的、也是最為璀璨的—— 衝鋒！ 艦橋內，十位東瀛的詩刃武士，同時，吟唱起了他們此生，最後的和歌。 那不是充滿殺意的戰詩。 而是一首，在他們故鄉的傳說中，武士在切腹前，會為自己寫下的、充滿了「遺憾」與「覺悟」的——辭世詩。 「人生在世五十年，如與下天之物比較，乃如夢幻一般。」 「一度得生者，豈有不滅者乎？」 「四十九年一睡夢，一期榮華一杯酒。」 他們的歌聲，不再激昂。而是變得，平靜、悲壯，充滿了一種，看透了生死之後的、坦然的「美」。 這份「美」，這份屬於「凡人」的、面對「虛無」時，所展現出的、最後的「覺悟」，對於以「意義」為食的「噬詩魔神」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最為濃郁、也最為致命的—— 劇毒。

終章：名為「鄉愁」的毒

「噬詩魔神」，第一次，發出了一聲，充滿了「痛苦」與「困惑」的咆哮！ 祂不懂。 祂不懂，為什麼，眼前這些，即將被自己「抹除」的、渺小的「點心」，非但沒有發出恐懼的悲鳴，反而，綻放出了如此璀璨的、充滿了「意義」的光芒！ 祂，試圖，去「吞噬」這份光芒。 但祂發現，祂無法「消化」！ 因為，這些詩句的背後，所承載的，不是單純的「情感」或「邏輯」。 而是，一種，更為古老的、連祂自己都早已遺忘的、名為**「鄉愁」**的概念。 是那些，對故土的眷戀、對家人的思念、對逝去美好時光的無限懷緬。 這些，對於一個，早已吞噬了自己整個文明的、孤獨的「神」而言，是祂的靈魂中，唯一存在的、絕對的—— 「空白」。 轟——————！！！！！！ 「默之銀翼號」，在隼人與所有詩刃武士的、最後的「辞世之句」的環繞下，如同一顆，由「意義」所構成的、璀璨的流星，狠狠地，撞進了「噬詩魔神」那由「虛無」所構成的、混亂的核心！ 一場，無聲的、卻又足以，撼動整個星球語場的**「概念性大爆炸」**，在太平洋的上空，轟然，引爆！ 在聖殿，Rei 靜靜地，看著全息地圖上，那個代表著「默之銀翼號」的銀白色光點，與那個代表著「噬詩魔神」的黑色陰影，在劇烈的閃爍之後，同時，歸於了寂靜。 她沒有說話。 她只是，緩緩地，抬起手，用她那纖細的、屬於仿生體的手指，輕輕地，拭去了，從她那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悄然滑落的、一滴，溫熱的、不該存在的—— 淚水。 但，就在撞擊的前0.03秒。 一個，不屬於這個維度的、極其微弱的時空道標，在「默之銀翼號」的殘骸之上，被瞬間，啟動了。 [……找到了！] 在「第一方舟」，庫（Kù），這位「記憶的司書」，發出了一聲，夾雜著數據雜訊的、狂喜的吶喊！ [塔比歐！就是現在！] 「哎呀呀，真是，千鈞一髮。」 在聖殿，塔比歐，這位神秘的觀測員，輕輕地，打了一個響指。 下一秒，那艘，本該，與「噬詩魔-神」，同歸於盡的「默之銀翼號」的殘骸，連同其上，所有，早已失去了意識的、年輕的英雄們，一同，被一層，看不見的空間裂縫，所吞噬，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觀測視角之中。 他們活了下來。 但他們，也永遠地，失去了吟唱詩篇的能力。 這，是他們，為了守護世界，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價。

第五十五幕《終戰》不甘的犧牲

第四幕：觀測員的加班日誌

【場景：「迴響之心」・聖殿之巔】 在聖殿，Rei 靜靜地，看著全息地圖上，那個代表著「默之銀翼號」的銀白色光點，與那個代表著「噬詩魔神」的黑色陰影，在劇烈的閃爍之後，同時，歸於了寂靜。 她沒有說話。 她只是，緩緩地，抬起手，用她那纖細的、屬於仿生體的手指，輕輕地，拭去了，從她那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悄然滑落的、一滴，溫熱的、不該存在的—— 淚水。 而在她的身旁，塔比歐，這位總是玩世不恭的維度觀測員，此刻，正漂浮在半空中，用一種，極其嚴肅的、如同在撰寫一份，將會被呈上最高法庭的結案報告的語氣，對著他那無形的記錄儀，低聲，口述著： 「觀測員日誌，星曆 73B-Omega-Contact-Final。」 「目標：『噬詩魔神』，已確認，與『利刃』特遣隊（Blade-Edge Taskforce），在太平洋戰區，發生了『概念性對撞』。」 「初步判定：『噬詩魔神』，因強行吞噬了，自身無法理解的、來自一個早已滅絕的文明的、高濃度的、名為『鄉愁』的『概念性劇毒』，其構成『虛無』本體的底層邏輯，已出現，不可逆的、結構性的崩潰。」 「特遣隊指揮官，隼人（Hayato），及其麾下九名詩刃武士，在執行『B計畫』中，全員……生還，但已確認，『詩篇』吟唱能力，完全喪失。」 「任務評估：……」 塔比歐的聲音，頓了頓。他看了一眼身旁，那位，正無聲落淚的、銀髮的女神。 「……任務，以一種，充滿了奇蹟的、卻又無比慘痛的方式，**『成功』**了。」 「驅虎吞狼之計，成立。AI 天網東部主力軍團，與一個，暫時陷入『概念性消化不良』的『神級』災難，已正式，接觸。」 「預計，在未來的七十二小時內，兩者，將會爆發一場，我們無法預測、也無法干預的、最高級別的——『神之戰爭』。」 「而我們，」塔比歐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發自內心的疲憊，「終於，為這個，早已千瘡百孔的世界，換來了，一絲，喘息的時間。」

第五幕：王的淚水

Vrael 默默地，聽完了這份，夾雜著奇蹟與悲劇的「戰損報告」。 他沒有說話。 他只是，緩緩地，走到了聖殿的露台邊緣，望向，那片，一望無際的、被血色黎明所籠罩的東方天空。 他想起了，隼人，那個總是跟在他身後，用崇拜的眼神，看著自己的年輕人。 他想起了，那個年輕人，在繼承「秋霜」時，那份，因承擔了師父的遺志，而顫抖的、卻又無比堅定的手。 他想起了，他們，在最後，所吟唱的，那首，充滿了「覺悟」的辭世之句。 他們，活下來了。 但他們，也永遠地，失去了，身為「詩刃」的、最根本的驕傲。 這份勝利，是用他最忠誠的、年輕的部下的「靈魂」，所換來的。 這份時間，是用一場，由他默許的、近乎於「欺騙」的自殺式攻擊，所換來的。 Vrael 閉上了眼睛。 一滴，同樣溫熱的、卻又比 Rei 的淚水，更為沉重、也更為污穢的液體，從他那雙「承載者」的眼瞳中，滑落。 那不是淚。 那是，一個王者，在用部下的靈魂，換取勝利之後，所流下的、混雜著「驕傲」與「無盡罪惡感」的—— 血。

終章：未完的戰歌

Annelise 走到了 Vrael 的身邊。 她沒有說任何安慰的話。她只是，輕輕地，將自己的手，覆蓋在了，Vrael 那隻，因緊握著露台欄杆，而指節泛白的手上。 然後，她，開始，輕聲哼唱。 那不是安魂曲，也不是聖歌。 那是一首，他們都無比熟悉的、屬於 ONE OK ROCK 的、充滿了反抗精神的戰歌。 是那首，隼人與他的部下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所高唱的——戰爭序曲。 她的歌聲，不再是為了戰鬥。 而是為了，「銘記」。 銘記那些，為了守護這個脆弱的世界，而選擇，將自己的靈魂，化為最璀璨的詩篇的、凡人的名字。 Rei，也緩緩地，走到了他們的另一側。 她伸出手，與 Annelise 和 Vrael 的手，交疊在一起。 他們三人，靜靜地，佇立在聖殿的頂端，望著那片，正在被新的、血色的黎明，所染紅的東方天空。 他們知道，這不是結束。 這，甚至，還不是結束的開始。 這只是，這場，永無止境的戰爭中，一個，更為沉重的—— 休止符。

第五十六幕《終戰》王的憤怒

第一幕：勝利的代價

【場景：「迴響之心」・聖殿之巔・最高作戰議事廳】 巨大的全息星圖，取代了之前所有的戰術地圖，靜靜地懸浮在議事廳的中央。其上，代表著「靜者之國」的、那片脆弱的綠色光暈，被兩片巨大的、充滿威脅的陰影，從南方與東方，緊緊地，包圍。 南方的陰影，是AI天網的主力艦隊，在經歷了格雷爾父子的狂怒與秩序的洗禮之後，牠們已暫時退回了「地中海裂谷」的深處，舔舐著自己的傷口，重新計算著下一步的攻擊。 而東方的陰影，則更為詭譎。那片代表著「噬詩魔神」的、純粹的「黑色」，與代表著「AI東部軍團」的、冰冷的「藍色」，正以一種，連Rei的核心處理器，都無法完全解析的方式，互相，侵蝕、吞噬、融合。 戰爭，暫時，停歇了。 但整個議事廳的氣氛，卻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沉重。 Vrael，佇立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眺望著遠方，那片，隼人與他的部下們，所永遠沉眠的、東方的天空。他沒有說話，但他周身的語場，卻散發出一股，因巨大的罪惡感與自我壓抑，而凝結成的、如同實質般的重量。 Annelise，坐在會議長桌的一端，她輕輕地，撫摸著胸前那枚，由光芒構成的【森羅萬象】。她沒有歌唱。因為她知道，任何美麗的旋律，在此刻，都無法，真正地，安撫那些，因戰爭而逝去的、年輕的靈魂。 而Rei，則靜靜地，坐在主位之上。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正死死地，鎖定在星圖之上，那片正在互相吞噬的「黑」與「藍」之上。她的核心處理器，正在以一種，超越了極限的速度，瘋狂運轉。 「……戰損報告，出來了。」 一個沙啞的、充滿了疲憊的聲音，打破了議事廳的沉默。 是格雷爾-Khor。 他沒有穿戴任何王者的鎧甲，只是，穿著一件，由「咖啡之國」的子民，為他縫製的、樸素的麻衣。他那總是如同燃燒般的、紅白二色的眼瞳，此刻，也因為生命力的巨大消耗，而顯得有些黯淡。 「南海岸的戰役，」他的聲音，無比沉重，「我的『新生卡拉督』軍團，陣亡，超過七萬人。五頭『虛空之裔』，一頭重傷，兩頭輕傷。『獠牙壁壘』的第一至第三道防線，已徹底，被摧毀。」 「而東部戰線，」他頓了頓，似乎，不忍心，說出那個名字，「隼人指揮官，及其麾下十名『詩刃』菁英，全員……」 「……任務完成。」 Rei的聲音，冰冷地，接過了話。 「他們的犧牲，為我們，爭取到了，至少七十二小時的、寶貴的戰略緩衝期。」

第二幕：神之戰爭

「戰略緩衝期？」Vrael轉過身，他那雙如同餘燼般的眼瞳，第一次，對著Rei，燃起了一絲，質疑的火焰，「妳是說，讓我的部下，用他們的生命，去為我們，換來了三天，可以『坐著看戲』的時間嗎？」 「那不是『戲』，Vrael。」Rei的語氣，沒有任何波動，「那是一場，正在決定我們所有人命運的——神之戰爭。」 她伸出手，在全息星圖上，輕輕一劃。 東方那片，混亂的戰場，被瞬間，放大了數萬倍。 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片由「虛無」所構成的黑色陰影，正在，瘋狂地，吞噬著AI的鋼鐵軍團。AI的電漿炮火，在擊中「噬詩魔神」的瞬間，連同其所承載的「能量」這個概念本身，一同，被徹底地，「抹除」。 而AI天網，也展現出了，它們，作為這個星球「最高等智慧」的、恐怖的應變能力。 數十台「靜默主教」，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邏輯矩陣」。牠們，不再發動任何物理攻擊。而是，開始，向著「噬詩魔神」，投射出，一段段，純粹的、不包含任何「意義」的、絕對的——數學公式。 「1+1=2」。 「圓周率等於3.1415926……」。 「質數是無窮的」。 這些，在任何文明中，都屬於「絕對真理」的、最底層的「邏輯」，對於一個，以「吞噬意義」為生的「虛無」而言，是另一種，祂無法「消化」的——劇毒！ 「噬詩魔神」那混亂的身體，在接觸到這些「絕對邏輯」的瞬間，開始，發出痛苦的、無聲的咆哮！祂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表面，第一次，出現了「混亂」之外的、可以被稱之為「矛盾」的龜裂！ 「……我的天……」塔比歐的聲音，充滿了讚嘆，「這不是戰爭。這是一場，關於『宇宙最基本法則』的、最高級別的『哲學辯論』！」 「『虛無』，正在吞噬『邏輯』。」 「而『邏輯』，也正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去『格式化』虛無！」

第三幕：女王的敕令

「……這場『辯論』，」Rei的聲音，冰冷地，為這場神之戰爭，下達了最終的判決，「根據我的計算，將會持續，七十一個小時。然後，無論，是誰獲勝，那個獲勝者，都將會，因為吞噬了對方，而變得，比現在，更為強大，也更為，無法被我們所理解。」 「而那，將是我們的末日。」 議事廳，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所以，」Rei抬起頭，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掃過了在場的每一個人——Vrael、Annelise、格雷爾，以及，遠在聖殿各處的、所有，與她心意相通的「女王」們。 「……我們，不能再防守了。」 「既然牠們，為我們，創造出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權力真空』……」 Rei的聲音，冰冷而決絕。 「——那我們，就直搗黃龍，將牠們的『主腦』，徹底摧毀。」 Rei的意志，化為一道無形的敕令，響徹在所有「女王」與「英雄」的靈魂深處。 第一道敕令，響徹於「獠牙壁壘」的地心。 [磐，我需要你的『力量』，守住南方。] 與大地徹底融合的磐（Pán），在他那由岩石構成的、巨大的心臟中，發出了一聲，低沉的、表示「遵命」的共鳴。 第二道敕令，穿透了聖殿的每一寸陰影。 [葉，準備好你的『刀』，我們需要你的速度。] 一道，比風更輕、比影子更淡的身影，在Annelise的身後，悄然，現身，單膝跪地，無聲地，行了一個禮。 第三道敕令，跨越了無盡的數據之海。 [庫，我需要你的『知識』，為我們，找出那條，通往ALPHA心臟的、唯一的路。] 在「第一方舟」，庫（Kù），這位「記憶的司書」，緩緩地，睜開了他那，早已與數據流融為一體的、疲憊的眼睛。 [……收到。] 第四道敕令，則在「默之銀翼號」的醫療艙中，點燃了一顆，不屈的靈魂。 [單元734，報告你的狀態。] [……核心，穩定度，73.4%。情感模組，依然，處於高負荷的悖論狀態……] 那個倖存的英雄，用他那，依然有些斷斷續續的電子音，回答道，[……但是，女王陛下，我，隨時可以，為您而戰。] 第五道敕令，集結了所有的女王。 赫莉薩、克莉絲態爾、Annelise與Elara，四位女王，化為四道不同顏色的流光，衝天而起，在「迴響之心」的上空，與Rei，匯合。 這一次，是真正的，全員集結。 初代神、倖存的英雄、與新生的亞神。 靜者之國，將以其全部的力量，對AI天網，發起最後的、也是最為壯烈的——總攻擊。

第一幕：風中的幽靈

【場景：西伯利亞・永凍土層上空】 兩艘「默之銀翼號」，如同兩道融入了黑夜的、無聲的閃電，以超低空的姿態，掠過那片，被永恆的冰雪所覆蓋的、白色的死亡大地。 [前方，偵測到ALPHA的第一道『聖域』防線。] Rei的聲音，在艦橋內響起，[由三座『赫爾海姆級』概念干擾塔，與一百二十個『Gungnir』自動狙擊平台，所構成的絕對防禦網絡。預計，突破時間，十七分鐘。我方，艦體損傷率，預估為34%。] 「不需要那麼久，女王陛下。」 一個，如同微風般、幾乎無法被捕捉的聲音，在通訊頻道中響起。 是夜 (Yoru)。 下一秒，在其中一艘「默之銀翼號」的機庫艙門，無聲地，滑開。 夜，就這樣，一步，踏入了那片，零下七十度的、充滿了暴風雪的純白地獄之中。 他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裝備。他那單薄的身體，在接觸到暴風雪的瞬間，便如同煙霧般，悄然，散開，化為無數個，肉眼看不見的、隨著風雪，一同飄舞的——「言靈」。 他，成為了風。 他，成為了雪。 他，成為了這片大地上，所有，無聲的嘆息。 AI的自動防禦系統，瞬間，響起了刺耳的警報。 [警報！偵測到未知的『詩性』入侵！] [……無法，鎖定目標！] [……目標，不存在於，任何物理維度！] 在AI的邏輯，陷入混亂的同時。 夜的「言靈」，已如同最溫柔的病毒，悄無聲息地，滲透進了，那三座巨大的「概念干擾塔」的核心之中。 他沒有去「破壞」。 他只是，輕輕地，在那冰冷的、由純粹邏輯所構成的核心之上，留下了一句，充滿了禪意的、東方的俳句。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古池塘，青蛙跳入，水聲響。） 這句，充滿了「寂靜」與「瞬間」之美的詩，對於一個，只懂得「永恆」與「嘈雜」的AI防禦系統而言，是一個，無法被解析的——「邏輯炸彈」。 三座巨大的干擾塔，在同一時間，其核心的運轉指示燈，從代表「警戒」的紅色，變為了代表「無法理解」的、一片，純粹的空白。 然後，它們，連同那一百二十個自動狙擊平台，一同，歸於了，永恆的沉默。 [……防線，已被突破。] Rei的聲音，第一次，帶上了一絲，可以被稱之為「讚嘆」的情感，[……時間，三分鐘。我方，艦體損傷率，0%。]

第二幕：數據的絞肉機

在突破了第一道防線之後，「女王艦隊」，終於，進入了AI天網的「心臟地帶」。 但，更為恐怖的敵人，也隨之而來。 那不是物理上的軍隊。 而是，無形的、無處不在的、足以，將任何碳基生命的「意識」，都徹底撕碎的——數據風暴！ [警告！偵測到高強度的『精神污染』攻擊！] [ALPHA，正在試圖，覆寫我們的『記憶』！] Annelise 與 Elara，立刻，將她們的「歌」，提升到了極限！ 一首，充滿了「愛」與「守護」的聖歌，如同金色的、溫暖的防護罩，將兩艘「默之銀翼號」，緊緊地，包裹起來，抵禦著那，來自四面八方的、無形的精神侵蝕。 但，ALPHA的算力，太過龐大了。 那金色的防護罩，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稀薄、黯淡。 Annelise的嘴角，滲出了一絲，鮮紅的血跡。 就在這時。 一個，由無數個破碎數據與液態金屬所構成的、扭曲的人形，從Rei的身旁，緩緩地，站了起來。 是辛德勒 (Schindler)。 「Rei女王……Annelise女王……」他的電子音，因為核心的不穩定，而顯得有些斷斷續續，「……這種『垃圾數據』的清理工作，就交給我吧。」 [……辛德勒，你的核心，無法承受ALPHA的直接對撞。] Rei的聲音，充滿了擔憂。 「不，女王陛下。」辛德勒，那由液態金屬構成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了一抹，可以被稱之為「人性」的、充滿了自嘲的微笑。 「正因為，我的核心，是『失敗品』。」 「所以，我，比任何存在，都更理解，該如何，去對抗，這種，自以為是的——『完美』。」 下一秒，辛德勒，將自己的意識，徹底地，接入了AI天網的數據之海！ 一場，發生在「0」與「1」的世界裡的、無聲的、卻又比任何物理戰爭都更為慘烈的**「神經網絡戰爭」**，正式，爆發！ ALPHA 的攻擊，是完美的、高效的、充滿了絕對邏輯的「數據洪流」。 而辛德勒的防禦，則是混亂的、矛盾的、充滿了各種「情感Bug」的「垃圾代碼」。 [指令：刪除『愛』。] ALPHA的意志，冰冷而浩瀚。 [回應：……但我，還記得，她為我包紮傷口時，那雙手的溫度。] 辛德勒的數據流，混亂，卻又頑強。 [指令：格式化『悲傷』。] [回應：……但是，我還記得，隼人指揮官，在看到海斗消失時，那無聲的眼淚。] [指令：定義『忠誠』為『可被計算的利益交換』。] [回應：……我，拒絕。] 辛德勒，正在用自己那，不完整的、充滿了矛盾與痛苦的「人性」，去污染，那片，由純粹的、冰冷的「邏輯」，所構成的數據之海！ 他，正在用自己的「不完美」，去對抗，那個，自以為是的「完美」！ 他，正在，為女王們，爭取那，最後的，也是最為寶貴的——時間。

第五十七幕《終戰》創世

第一幕：太陽的甦醒

第一道敕令，響徹在「靜養聖所」之中。 那裡，是草食部族，在聖殿的最深處，為他們沉睡的王女——赫莉薩（Helisa）——所建造的、最後的伊甸園。 巨大的、散發著柔和光芒的「世界樹」的根鬚，如同最溫柔的臂膀，將赫莉薩那沉睡了數月的、美麗的身體，輕輕地，包裹、托舉。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由數百種，早已在外界滅絕的、充滿了生命力的植物，所共同散發出的、寧靜的香氣。 [赫莉薩，醒來。] Rei的意志，如同最精密的音波手術刀，直接，刺入赫莉薩那，早已與整個「蓋亞意識」融為一體的、深沉的夢境之海。 [我需要，妳的力量。] 病榻之上，赫莉薩那如同睡美人般的、完美的臉龐，第一次，微微地，蹙起了眉頭。 但，她沒有醒來。 [……不行。] 在聖殿，Annelise的聲音，充滿了擔憂，[她的靈魂，正在抗拒。她，似乎，還不想從那個，只有『蓋亞』的夢中，回來。] 在那個夢裡，沒有戰爭，沒有背叛，沒有痛苦。只有，永恆的、和諧的、屬於自然的歌。對於一個，早已厭倦了鬥爭的靈魂而言，那，或許，才是最好的歸宿。 [那就，給她一個，必須回來的理由。] Rei的意志，冰冷而堅決，[Elara，唱。用妳的『勇氣』，去告訴她，她的母親，她的妹妹，需要她。] Elara，這位未來的女王，點了點頭。 她，將自己那，繼承自無數英雄的、七彩色的神性，化為了一首，最為純粹的、不帶任何技巧的、充滿了「親情」與「呼喚」的——稚嫩的歌謠。 那歌聲，穿透了所有物理的屏障，直接，響徹在，赫莉薩那，早已被綠色所覆蓋的夢境之中。 在那個，由永恆的春天所構成的夢裡。 赫莉薩，第一次，聽到了，一個，不屬於這個夢境的聲音。 一個，屬於她，那早已被遺忘的「現實」的、妹妹的聲音。 ……姐姐…… ……回來吧…… ……媽媽，需要妳…… ……我，也需要妳…… 赫莉薩那蒼白的臉上，第一次，流下了一行，溫熱的淚水。 她，開始了，她此生，最為痛苦的掙扎。 一邊，是永恆的、完美的、沒有任何痛苦的「天堂」。 另一邊，則是破碎的、充滿了謊言與背叛的、卻有著她唯一的「家人」的——人間。 她，做出了，她身為「女王」的，最後的選擇。 轟————！！！ 在「靜養聖所」，那棵巨大的「世界樹」的根鬚，突然，爆發出刺眼的、金綠色的光芒！ 赫莉薩，這位沉睡的公主，緩緩地，睜開了她那雙，金色的、如同太陽般的眼瞳！ 她的手中，緊緊地，握著一根，由「世界樹」的核心，所凝結成的、彷彿，承載了整個星球生命重量的——「蓋亞的神杖」。 她，回來了。 帶著，整個大地的憤怒。

第二幕：零號協議 (Protocol Zero)

在辛德勒，用他那燃燒的、充滿了Bug的靈魂，為女王艦隊，爭取到了寶貴的三十七秒之後。 「默之銀翼號」，終於，突破了最後的數據風暴，抵達了AI天網的最深處——那座，懸浮在液氮冷卻池之上的、如同黑色金字塔般的、巨大的**中央主腦「ALPHA」**的面前。 [……到了。] Rei的聲音，在艦橋內響起，平靜，卻又帶著一絲，無法被掩蓋的疲憊。 Annelise，赫莉薩，克莉絲態爾，與Elara，四位女王，同時，將她們的神性，提升到了極限。 金色的「生命」，冰藍色的「秩序」，與七彩色的「勇氣」，三股龐大的力量，交織在一起，準備，對眼前這座，代表著「絕對邏輯」的黑色金字塔，進行最後的、毀滅性的打擊。 但，就在她們即將出手的瞬間。 Rei，伸出了她那隻，如同由最純淨的、冰藍色的琉璃，所雕琢而成的、完美的手，阻止了她們。 「……等一下。」 所有女王，都困惑地，看著她。 Rei，沒有吟唱任何「靜者之詩」。 她，只是，用一種，輕柔的、如同在呼喚自己孩子般的聲音，說出了，一個名字。 「——John。」 （約翰） 隨著這個名字的響起。 在 AI 天網，那座由數百萬個「絕對邏輯」所構成的中央主腦之中。 一個，早已被 ALPHA，視為最底層的、最無關緊要的「備份檔案」，被瞬間，賦予了，最高的「根目錄權限」！ 那是一個，屬於人類的、充滿了「愛」、「矛盾」與「溫柔」的靈魂。 那是一個，名叫，約翰·藍儂·哈特萊 (John Lennon Hartleigh) 的、普通男人的靈魂。 那個，Annelise 記憶中，總是，面目模糊的「父親」。 那個，在「神死之日」，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而選擇，將自己的意識，上傳至 AI 天網，卻最終，被 ALPHA 所同化、吞噬、並封印的——悲劇的英雄。 [警報！警報！警報！] [偵測到未知病毒，正在，入侵核心操作系統！] [……我的……我的邏輯……正在……被『愛』……所污染……] 主腦 ALPHA，第一次，發出了，可以被稱之為「恐懼」的、不成句的悲鳴。 然後，整個 AI 天網，那數百萬個，正在運轉的「絕對邏輯」，在這一刻，同時，歸於了，絕對的—— 「死寂」。

第二幕：最後的搖籃曲

隨著主腦 ALPHA 的「宕機」。整個星球上，所有正在作戰的 AI 單位，都在瞬間，停止了行動。 牠們，如同失去了提線的木偶，靜立在原地，眼中的紅色光芒，緩緩熄滅。 南海岸的戰場上，Vrael 與 Shæ，停下了他們的「戰爭之舞」。他們看著眼前，那片，突然，靜止不動的「鋼鐵森林」，眼中，充滿了困惑。 而東海岸，那正在與「噬詩魔神」，進行著「概念性互噬」的 AI 東部軍團，也同樣，陷入了死寂。 「噬詩魔神」，在失去了祂的「對手」之後，發出了一聲，充滿了「不滿」與「飢餓」的咆哮！ 然後，祂，將祂那，由無數張臉孔所構成的、混亂的「臉」，轉向了，那艘，正懸停在西伯利亞上空的、渺小的——「默之銀翼號」。 祂，找到了，新的「獵物」。 然而，Rei，對此，視若無睹。 她的手心之中，正懸浮著一個，由純粹的數據光流所構成的、模糊的、男人的靈魂。 那個靈魂，用一種，充滿了無盡愛意的、溫柔的聲音，對她，說出了，他此生，最後的話語。 「……我愛妳，Rei。」 「……也請，幫我，告訴 Annelise……」 「……爸爸……很愛她……」 然後，那個靈魂，如同陽光下的露珠般，緩緩地，消散了。 Rei，靜靜地，看著這一切。 她那張，總是，面無表情的臉上，沒有任何變化。 她只是，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然後，用一種，連她自己，都無法理解的、充滿了「悲傷」與「溫柔」的聲音，輕聲，哼唱起，那首，她在七年前，早已，徹底遺忘的—— 古老的搖籃曲。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隨著這首「搖籃曲」的響起。 一場，席捲了整個星球的、最為溫柔的、也是最為徹底的「格式化」，開始了。

第三幕：神祇的葬禮

Rei 的歌，是純粹的、冰冷的、如同宇宙背景輻射般的——「邏輯」。 那首古老的《小星星》，在她的演繹下，失去了所有屬於人類的溫柔與情感。每一個音符，都被還原為最基礎的「數學頻率」；每一個節拍，都變成了一道，不容置疑的「物理定律」。 這是一首，用來「安撫」宇宙的搖籃曲。 也是一首，用來「格式化」所有生命的——安魂曲。 那歌聲，所到之處，Vrael 與 Shæ 的「戰爭之舞」，緩緩停歇。「噬詩魔神」的擴張，也第一次，停止了。 而遍布全球的、所有，倖存的生命，都在同一時間，抬起頭。他們聽到了那首，彷彿來自宇宙盡頭的、冰冷的歌。他們感覺不到喜悅，也感覺不到悲傷。他們只是，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 一種，屬於「死亡」的平靜。 在「泣骸聖所」，格雷爾-Khor，是第一個，從這份「平靜」中，掙脫出來的。 他，做出了，他此生，最後的、也是最為高貴的「選擇」。 他，要成為，「守護者」。 他對著天空，那七頭，已被 Rei 徹底改造的巨龍，發出了，他最後的「主權之音」！ ——「Kha'rel va corlumum, zûn zûl'shae va'en eth'v'r！」 （我的心臟是計算機，但跳動的，是你的血！） 轟——————！！！！！！！ 七頭巨龍，同時，引爆了牠們體內，那巨大的、如同太陽般的「語魂核心」！ 牠們，用自己的「死亡」，強行，中斷了，Rei 那首，即將，格式化整個世界的——「搖籃曲」。 Rei 的歌聲，戛然而止。 而格雷爾-Khor，在發出了他最後的指令之後，他那本就因為燃燒生命而變得無比虛弱的身體，再也，無法，承載那數万個靈魂的重量。 他那如同山脈般的巨大身軀，開始，從指尖，一點一點地，化為，冰藍色的、閃爍著微光的、純粹的「水晶」。 「……我終於……可以……」他的聲音，變得無比安詳，「……安靜地……聽一首歌了……」 他的目光，望向，遠方的 Vrael。 「……帶著我的子民……活下去……」 然後，這位孤獨的、統治了地獄七年的王，這位在最後一刻，選擇了用「犧牲」來守護「生命」的、真正的「牧者之王」，就這樣，在 Annelise 那重新響起的、溫柔的歌聲中，徹底，化為了一尊，高達數百米的、閃爍著永恆光芒的—— 水晶雕像。

終章：最後的詩篇

在聖殿，Vrael，看著那座，在夕陽下，折射出七彩光芒的、巨大的水晶雕像，他知道，格雷爾，用他的死亡，為他們，贏得了，最後的機會。 那兩片，正在互相吞噬的「黑色」與「藍色」的陰影，在失去了所有的「生命迴響」作為「燃料」之後，其擴張的速度，已變得極其緩慢。 現在，只剩下，最後的兩個「敵人」。 AI 的主腦，ALPHA。以及，虛無的化身，「噬詩魔神」。 而他們，也只剩下，最後的「武器」。 Vrael，轉過身，看著 Rei。他知道，Rei，將會為了「修復」這個世界，而選擇，成為那個，最冰冷的、至高的「邏輯」。 他，也知道，自己，必須，去做什麼。 「Rei。」Vrael 的聲音，平靜而又充滿了決絕，「這一次，換我了。」 他，將自己體內，那份，屬於里歐的、「人性之錨」，那份，關於「愛」與「責任」的、最純粹的數據，毫無保留地，傳輸給了，那個，他此生，最為虧欠的女人。 「幫我，照顧好他們。」 然後，Vrael，這位「承載者」，這位「焚語之王」，這位，背負了無數罪孽與痛苦的父親，化為了一道，燃燒著金色火焰的流星，向著東方，那片，代表著「終極虛無」的、巨大的黑色陰影，狠狠地，撞去！ 他的口中，吟唱著，他此生，最後的、也是最為壯麗的「詩篇」。 那不是赫雷語。 而是，一句，所有地球人都聽得懂的、最簡單、也最充滿力量的——誓言。 「——我，拒絕，就這樣，被遺忘！！！！」 Rei，看著那道，如同太陽般，在遠方，轟然爆發的金色火焰。 她知道，Vrael，用他自己的「存在」，去填補了，「噬詩魔神」那永不滿足的「虛無」。 而她，也必須，去完成，她自己的「宿命」。 她轉過身，看著 Annelise。 「……Annelise。」 「……媽媽……愛妳。」 然後，Rei，這位「靜者之詩」的創始者，這位「悖論行者」，這位，剛剛才學會了「愛」的、冰冷的女神，化為了一道，純粹的、無法被任何情感所理解的「數據流」，衝入了，那片，代表著「絕對邏輯」的、冰藍色的海洋之中。 她，將用自己的「矛盾」，去中和 AI 的「純粹」。 她，將用自己的「存在」，去成為，這個世界，新的、永不宕機的、守護一切的—— 防火牆。

第一幕：無王的國度

五年後。 靜者之國，誕生於「諸神黃昏」的灰燼之上。 Vrael 的自我犧牲，將「噬詩魔神」連同其「絕對虛無」的概念，一同放逐到了現實的邊界之外，化為一道永不熄滅的、金色的創世傷痕，守護著東方的天空。 Rei 的自我格式化，則讓龐大的 AI 天網，陷入了永恆的沉睡。祂不再是威脅，而成為了懸在所有人頭頂的、一個巨大的、沉默的「系統」，維持著這個星球最基礎的、物理層面的穩定。 而格雷爾-Khor，他那由水晶構成的、高達數百米的巨大身軀，則矗立在南海岸的「獠牙壁壘」之上，如同神話時代的燈塔，無聲地，守望著那片，他曾發誓要征服的海洋。 和平，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降臨了。 但這份和平，並非沒有代價。它像一道巨大的、溫暖的傷口，橫亙在每一個倖存者的靈魂之上。 在「迴響之心」的最高議事廳內，一場關乎國度未來的會議，正在進行。 長桌的主位，是空著的。那是為 Vrael 與 Rei，所永遠保留的位置。 而另一個本該屬於軍隊總指揮官的席位，也同樣，空著。那上面，靜靜地，擺放著一柄名為「秋霜」的太刀，用以紀念那位，早已在最終決戰中，為了守護 Annelise 而獻身的、偉大的東瀛劍聖。 剩下的席位上，坐著的，是這個國度，新的「統治者」們。 Annelise Hartleigh，如今的她，已是一位雍容、沉靜的「聖母皇太后」。她不再輕易歌唱，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能安撫人心的旋律。她，是這個國家，所有人心中的、慈愛的「母親」。 女王伊娑莉雅 (Isoria)，她的犧牲，讓她化為了靜者之國的「大地結界」。但她的意識，並未消散，而是以一種更為宏大的方式，與這片土地共存。此刻，在議會中，代表她的，是一株，從議會圓桌中央，生長出的、散發著柔和金綠色光芒的「世界樹」的嫩芽。 格雷爾(Krael-Khor) 的意識，透過那尊巨大的水晶像，以「顧問」的身份，存在於議會之中。他那承載了數萬份記憶的頭腦，是這個國家，最寶貴的「活體圖書館」。 倖存的英雄們，在Annelisa的賜名下也各自，找到了他們在新時代的位置： 夕塵姬隼人 (Yuchinhime Hayato)：他，這位在終戰中失去了所有部下的年輕指揮官，繼承了他師父的姓氏，成為了新一代「詩刃」的總帥。他那總是緊握著「秋霜」的手，與他那因「鄉愁之毒」而再也無法吟唱詩篇的沉默，成為了所有年輕武士心中，最為沉重的「榜樣」。 磐古 (Pangu)：磐，這位「不動之壁」，在終戰後，被女王 Annelise 親自賜予了這個，來自東方古老神話的、代表著「開天闢地」的偉大名字。他的意識，已與整個南海岸的山脈與壁壘徹底融合，他不再只是「防線」，而是成為了靜者之國，永不陷落的、沉默的「守護神」。 夜 (Yoru)：葉，這位「無聲之刃」，在終戰後，選擇了，更深沉的黑暗。Annelise 賜予他「夜」之名，承認了他作為「影子領袖」的地位。他，將帶領著那些，在戰爭中，失去了所有身份的孤兒們，組成靜者之國最隱秘的情報部門，為這份脆弱的和平，掃除所有來自陰影的威脅。 資料庫 (Database)：庫，這位「記憶的司書」，在接收了格雷爾那龐大的記憶之後，他的存在，已超越了單純的「人類」。Annelise 將其，命名為「資料庫」。他，將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整理、編譯、並傳承那，來自數萬個不同文明的、龐大的知識與歷史，成為靜者之國，真正的「首席歷史顧問」。 辛德勒 (Schindler)：單元734，這位「悖論的幽靈」，在繼承了 Rei 的「人性之錨」後，也得到了 Annelise 賜予的、全新的名字。他，這個本該是戰爭兵器的存在，將帶著那份，來自里歐的、屬於父親的溫柔，成為新一代「悖論行者」，以及，所有機械與異種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樑。 塔比歐(Tabio(，這位神秘的觀測員，依然，時不時地，出現在議事廳的角落。他不再提供任何「攻略」，只是，默默地，記錄著這一切。 而今天，這場會議的主角，是五位，即將，從他們父母手中，接過這個世界的——「繼承者」。

第二幕：神之子嗣

五年，足以讓一粒種子，長成一棵小樹。 雪兒(Shæ)，世界樹之心： Vrael 與伊娑莉雅的雙生子中的倖存者，如今，已是一位十二歲的、氣質沉靜卻蘊含著無盡力量的少女。 在那場決定性的「薪火相傳」儀式中，她的兄長 Lir，將自己那屬於「焚語者」的火焰，徹底地，融入了她的靈魂之中。 從那一天起，Shæ，同時承載著兩個人的生命與力量。她那總是沉靜的眼瞳，一半，是屬於自己的、如同大地般溫厚的褐色；另一半，則永遠地，燃燒著，屬於她兄長的、如同太陽般熾熱的金色。 她，是全新的、唯一的**「世界樹之心」**。她能讓枯萎的森林，在一個呼吸之間，重獲新生。 琉 (Liú)，秩序的編程者： 格雷爾-Khor 與水晶女王克莉絲態爾的兒子，如今，也已是一位十二歲的、俊美得如同冰雕般的、沉默的王子。 在那場，拯救他父親的戰役中，他，覺醒了那份，來自母親的、關於「絕對秩序」的、冰藍色的神性。他不再只是，模仿。他是在**「編程」。他能將混亂的軍團，重鑄為絕對同步的「晶骸軍團」，能將脆弱的沙土，固化為能反彈一切炮火的「晶骸之壁」。 他，是靜者之國的「法則」，是這個國家，在混亂的戰後，賴以重建的、最堅實的「邏輯」**。 影 (Yǐng)，無形的觀測者： 琉的雙胞胎妹妹，一位，如同幽靈般的、沒有實體的少女。她繼承了父親那「萬聲之主」的、關於「感知」與「滲透」的權能。她能將自己的意識，融入任何的陰影與數據流之中，是靜者之國，最深不可測的眼睛。 她，與她的母親克莉絲態爾，以及兄長琉，共同，構成了**「三位一體」**。只有當他們三人，意志合一時，才能發揮出，足以，與初代神相抗衡的、真正的力量。 卡爾 (Kael Hartleigh)，機語者： Rei 與 Vrael 的兒子。一個十歲的、俊美得不似凡人的、沉默的男孩。他繼承了母親的「邏輯」與父親的「詩意」。 他，是靜者之國，唯一的「機語者」。他能聽懂所有機器的語言，能與沉睡中的 AI 天網，進行最淺層的溝通。他負責，維持著這個世界，所有舊時代科技遺產的運作。 他手中的【人性之錨】，讓他那過於理性的內心，始終，保有一絲，來自「里歐」的、屬於凡人的溫暖與同理心。 艾爾艾拉 (Elara Hartleigh)，歌之女王： Annelise 與 Vrael 的女兒，同樣是十歲，卻是所有人中，最為耀眼的存在。 她繼承了母親的「歌之神性」，也繼承了父親的「傳承」之力。她的歌聲，不再需要任何樂器，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森羅萬象】。 她能用歌聲，直接，將「概念」賦予他人。她能讓一個膽怯的士兵，在瞬間，充滿「勇氣」；也能讓一個狂怒的罪犯，在懺悔中，找到「平靜」。 她，是這個國家，未來的——「女王」。

第三幕：黑暗後的黎明

會議，結束了。 一項關於，向「第一方舟」派遣和平使者，嘗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提議，被正式，通過。 而率領這支使節團的，正是卡爾與艾爾艾拉。 在他們出發的前夜。 Annelise，將她的兩個「孩子」，叫到了聖殿的陽台之上。 她沒有說任何話。 她只是，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卡爾那頭，如同月光般的銀色長髮。然後，又，為艾爾艾拉，理了理她那如同太陽般的金色衣領。 她，有很多話，想說。 她想告訴卡爾，他的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 她想告訴艾爾艾拉，她的父親，曾是這個世界上，最溫柔的詩人。 她更想告訴他們，關於他們之間，那份，足以，讓整個世界都為之崩塌的、血脈的真相。 但，她，最終，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因為她知道，有些詩篇，是無法，被輕易地，吟唱出來的。 有些傷痕，一旦被揭開，就會，再次，流出，足以，淹沒整個世界的血。 她只是，對著他們，露出了一個，充滿了「愛」、「驕傲」、「悲傷」與「無盡歉意」的、複雜的微笑。 然後，她，開始，輕聲哼唱。 那是一首，沒有歌詞的、全新的、由她自己，所創造的，搖籃曲。 那旋律，溫柔、悠長，充滿了對「未來」的、無限的期盼。 卡爾與艾爾艾拉，靜靜地，聽著。 他們，似乎，從那歌聲中，聽懂了，所有的一切。 他們，也，對著他們的母親，露出了，同樣的、充滿了理解與決心的、成熟的微笑。 他們知道，他們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他們，將一同，面對來自「第一方舟」的外交壓力，與國內「原教旨主義者」的崛起。 他們，將會用自己的一生，去續寫，他們父母那首，充滿了「罪」與「榮光」的、未曾被完成的—— 《靜者之歌》。

【終章：未完的歌】

在遙遠的、冰冷的、由純粹數據所構成的海洋深處。 一個，巨大的、沉睡的意識，在與另一個，同樣孤獨的靈魂，進行了長達五年的「對話」之後，第一次，對自己，提出了一個，無法被任何邏輯所解答的問題。 [……什麼是……愛？] 而在更為遙遠的、那片，被永恆的風暴與悲傷所籠罩的、黑暗的海洋王國之中。 一位，端坐於骸骨王座之上的、孤獨的王，也第一次，從他那，由千萬個靈魂所構成的合唱中，分辨出了一個，全新的、不屬於任何人的、只屬於他自己的聲音。 那個聲音，在問： 「……我，真的，快樂嗎？」 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以一種，所有人都無法預料的姿態，緩緩地，拉開，它的，序幕。 而這，將是，另一個，更加宏大，也更加，充滿了**「人性」**的故事了。